

## 父亲

贾雄伟

每次回家,都会给父亲带回一些收到的文学期刊、报纸。正戴着眼镜,蘸着钢笔水在自裁的大纸上写札记的父亲,总会缓缓地抬起头来,悠悠地问,有你发表的文章吗?做儿子的有时很羞赧,工作忙,没抽出工夫作文;有时也自豪,信马由缰地投出了一些,见报了……我挠挠头,皱皱眉,敷衍几句,岔开话题谈别的——山南水北、皮里阳秋……

父亲的札记记了一麻袋。从我记事时起,就一本一本地写,多写,写好,一摞一摞地码放在柜上、圆桌面儿上、写字台上。普通的十六开纸,有的是工地会计遗落下来的带格子的旧纸,母亲用剪刀小心翼翼地裁开、钻孔、穿绳、钉上。这是记录农事生产和做工岁月的流水簿,也是写满喜怒哀乐忧惧的日记簿。写完正面再写背面,写完春天再写秋天。工作再累,也要补上——早晨补前晚的,闲时补忙时的,节日补平日的,壮年补青年时节的……酸甜苦辣皆有。

父亲爱写小孩子。小孙女儿的一举一动成了他札记里的高频内容。牙牙学语,蹒跚学步,赶集出游,上学放学——父亲笔下的小孙女儿童言无忌、搞怪卖萌,充满孩子气和生龙活虎的满满元气。父亲也写儿子和儿媳。多是我们回家探亲的细节。他平实的笔记里,充盈的尽是琐碎而热切的惦念——希望儿女顺遂,希望家业兴旺,希望四季平安。父亲不止一次给我朗读他写给我奶奶的段落。他端着日记本,眼睛盯着每一个字,目光有力地划过或深或浅的墨痕,感情全部沉浸在旧时光的缝补和吃食中,脸上现出光景,眼里放出神采,投入且忘我,大段的抒情,沉郁顿挫,慷慨执着,仿佛真的找到了童年的尾巴,回到了艰难而温馨、简单却幸福的红火日子……爷爷脾气暴,年轻时欺负奶奶,当然也包括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。爷爷过世后,父亲劈柴起火,没事儿就给奶奶包一顿饺子,给奶奶做饭、给奶奶请安、陪奶奶唠嗑,成了父亲的日常。过年了,把奶奶接到我家,拐杖放在一旁,往炕头一坐,父亲会打开本子,给奶奶念一段段的札记。奶奶听得仔细且平静,往事并不如烟,一切历历在目,多少年了依然记得住、辨得清。

父亲只念过9年书。算术不好,钟爱历史和文学。记得我读小学时,被父亲强制每个假期写8篇作文,比学校老师规定的数量还多。我写得少,出去玩儿,父亲追打我回家,质问我。同学当中只有我用稿纸本写作文,厚厚的,每页清楚地画着300个小方格,每本50页。开学了,我把稿纸本拿给老师看,誉写的作文篇篇受到表扬,被范读、被展示……有天傍晚,父亲一进门,把自行车立在窗外,卸下工具袋,就兴冲冲地扬起两本书给我看——哦,《作文语段精华》《写人写事写景短文选评》,漂亮的封面,精美的印刷,真是学语文的宝典啊!父亲说,书是他当月开完工钱专门给我买的。这是父亲给我买的第若干本书了吧?从《上下五千年》到《世界地图册》,从《周恩来传》到《雄辩有术》,我小小年纪就读书百余本,被公认为同学中看书最多的人!殊不知,每逢放假,父亲驮着我到书店,面对书架上的新书,我我也看。我想买什么书,他都痛快地掏钱,从犹豫。这让我想起学龄前时,父亲扛着我到山上邻居家看电视——坐在他宽厚、结实、温暖的肩膀上,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。居高临下,我看到了山那边的风景,甚至全世界的精彩绝伦……

作为普通农民,父亲经历丰富。早年种田、卖豆芽、编筐、开手扶拖拉机、步行很远到工地上砌砖抹灰。市场经济兴起后,父亲自己找活儿,干瓦工装修。如今,花甲之年的父亲脾气越来越和藹,不抽烟,也不和母亲拌嘴。他时常来看我们,带上点儿小菜、小吃,嘱咐我们工作舒心,学习别累着。工作再忙,我也保持着一周至少回家一次看望双亲的习惯。不知从何时开始,出门,父亲开始戴帽子。摘下帽子的一瞬间,我蓦然发现白发爬满了他的两鬓……父亲还坚持写字,一个月一盒笔,一摞纸,老花镜,墨迹清冽,记布衣暖,记菜根香,记诗书滋味长;母亲种菜,小葱、韭菜、苦瓜,一垄垄,一茬茬,铁锅里培满土,栽上、浇水,生长……

“打春阳气转,雨水沿河边。”春天到了,父亲开始捋着节气诗安排农时。雨水来时,该攒粪送粪,培育墒情。在当街攒一个粪堆,用锹将坷垃砸碎,装到手推车上。一大早拉着车上地,卸粪,隔5米堆一个小堆儿,农家肥与土壤融合、反应,使土质更肥沃,宜播宜植。我也帮着送粪、备耕,爷俩儿唱着歌,不觉得累……

## 小蛇恩怨

孙春平

吴老顺老了,确实老了,尤其是老伴儿离世后,他的老态与日俱增,原先很粗壮的两条臂膀,现在摸起来软塌塌,不再像硬邦邦的檩条了。可老顺不服老,有时走进儿子开的蛇场,还伸手去端饲料盆。他儿子说,爹不嫌累,就去河套溜达吧,顺便抓回几条蛇。专家说,有您老抓回的野生蛇,能保证蛇场的品种不退化。于是,老顺便顺着宽阔的河道蹒跚而去,吃饭时回来,手上的布袋里便多了三五条活物。老顺从小不忙蛇,别人见了那东西吓得针扎火燎般四处躲避,他却上前,把手伸出去,那细长之物竟乖乖地

爬到 he 掌上,粗大些的还缠在他臂上。乡人好奇,问长虫为啥怕你?老顺说,我哪知道。人们再问,不是因为抽烟喝酒味道大吧?老顺笑道,扯淡。我3岁时就常跟这东西一块儿玩。有人又问,听说长虫通人性?老顺笑笑,自己品,慢慢品。

那是夏日的一天,老顺从河套回来,脖梗上缠挂了一条银白色的小东西,尺多长。哟,银蛇呀,罕见!有人伸手,老顺急挡住,说这小东西毒性大,别动手。它身上有伤,可能跟鸽子刚拼过死活,我嚼草药给它敷上了。

从那日起,小银蛇便跟定

了老顺,夜里盘在他胸口,白日就挂在他脖颈上,宛若老顺添了一条银项链。有人看见,老顺有时走累了,仰卧在绿草滩上,那小蛇便静静地卧在他胸口不动,那是一幅何等美妙的天人合一的图景呀:蓝天白云,清流碧草,一位谢顶老人袒胸露腹,静卧草中,一条小蛇在他身上温顺地盘卧……

老顺儿子的养蛇场建在河套里,紧挨大坝,水泥板圈成好大一个院落,院里一座三层小楼,还有几排蛇笼。蛇笼也是水泥筑就,上面罩了很细密的铁丝网。按规定,河套里不许有建筑,水利部门也曾几次来人,可谁知老顺儿子使了什么办法,院子没拆,只是贴着蛇场院墙又筑了一道矮坝,说能挡住汛期的洪水。

那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河,只要上游地区有暴雨,河道便浊浪滔涌势不可当,当地百姓叫它牯牛河。可说来也是怪事,那蛇场自从建起后,竟一连七八年没见“牯牛”踪影。

那年秋天,防汛指挥部突然紧急通知,说上游地区连降暴雨,洪峰正向下游推进,要求立即组织民众疏散。老顺的儿子得到消息,命令员工在撤离前把所有的蛇笼用细密的铁丝网统统封死。老顺急了,说人的命是命,蛇的命就不是命?这么一整,大水真下来,这么多蛇可就不全完了!儿子说,蛇不怕水,只要院子在,这些活物还会有命。老顺见儿子不听商量,转身进楼,砰地关死楼门,扔下话,那我就跟蛇在一起,不走了!儿子追过去,破了嗓子地喊,爹,这是啥时候,你还赌气?水火无情啊!老顺骂,你个瘪犊子,吃的喝的,啥不是指望这些活物?眼看大水到了,你撒丫子跑了,却连条生路都不给这些活物留,你还是我儿

子吗?儿子急了,命令员工破窗,抢人出来。老顺蹬梯子上到了3楼顶,说你要再逼,我就一头扎下去,先摔死给你看!儿子无奈,说爹你可千万不能下楼。咱这楼清一水的水泥捣制,一般的洪水冲不倒它!您老保重吧!

老顺眼看着蛇场的人们撤离而去,急找了根铁棍,慌慌地把所有蛇笼的铁丝网都撬开。蛇们似乎也知情情况危急,滚涌着冲出笼门,四散而逃。就在这时,院门外摩托车突突响,乡里通讯员隔门喊,老顺叔,乡长派我送话,说有有毒的蛇一条也不能放出来!大坝上抗洪的军民成千上万,不能让毒蛇伤了人啊!老顺一下怔住了,刚才光想着救蛇了,咋就忘了这茬儿?他转身抓起一把铁锹,见了毒蛇便劈,泪流满面地叨念,别怪我老顺无情了,人命关天,“孩子”们啊……

老顺斩蛇这一幕,通讯员尽收眼底。大水就是在那个时候排山倒海冲漫过来的。好在不是大坝崩塌,而是洪水从支流倒灌,附近村屯顿时变成一片汪洋。

大水过后,人们在小楼顶上找到了老顺。老顺仰卧在楼顶,双目微阖,神色安详,看不出死前有痛苦挣扎的迹象。令人惊异之处,是最先到楼顶的人看到老顺的胸口盘了一条银白色的小蛇,见人们近前,便溜一下逃走了。细查老人的遗体,只在胸口处发现两点细浅的齿痕,是蛇伤。人们大惑,长虫惧他,如鼠避猫,怎么这一次偏伤了他,而且一口夺命?

乡人痛惜万分。当民间乐手吹奏起高拔哀绝的唢呐,送葬队伍缓缓来到墓地那一瞬,众人眼见有一条白亮亮的小蛇从草丛中蹿出,眨眼间便钻到墓穴下不见了踪影。

鞭炮震耳炸响,那余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……

## 诗二首

柳 芸

### 树在摇晃

树在摇晃  
山里的树在摇晃  
山里的树,在  
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摇晃

在平坦的谷底摇晃  
在陡峭的斜坡上摇晃  
像奔走那样摇晃  
似攀爬那样摇晃

将一个摇晃成一群  
将一群摇晃成一片  
甚至比看见的更多  
直至漫山遍野

直至我愿意相信  
这是一支因行进在迁徙途中  
而万头攒动的  
庞大部落

——仿佛正吃力地  
翻越那道最高的山岭  
又仿佛正疲惫不堪地  
从那道山岭上走下来

站在山庄的大门口  
我吃惊地瞧着这一切  
比起风声、林涛声  
那简直就是粗重的喘息声

哦,比起生长在那里的  
它们更像是,因  
突然睁见了,我  
而齐刷刷停在那里的

### 孕女

在女人与母亲之间  
她歪歪扭扭地  
朝着下一刻走去  
几缕从侧面照过来的余晖  
使她的轮廓柔和而又有些丑

丑与责任  
竟如此密不可分  
这个想法使她暗自幸福  
使她那过于膨胀的腹部  
比一只再也盛不下的米瓮  
还要满足

但时候还早  
她怎样期待着  
就得怎样沉着

重要的是今天  
是在成为母亲之前  
用母亲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  
而命运的调音师  
正将她的孕期从C调到B调  
之间是一道男人看不见的坡  
并且越来越陡地通向  
母子相见的时刻

她如此吃力地向上走着  
使分娩如日出那样喷薄

## 风吹过

(外一首)

吴东升

风吹过,我的村庄  
在我眼里,动了起来  
和我站在一起  
关注村庄的还有那一棵白杨树

它和我一样站在离村子  
不远的地方  
记忆里,它们有很多同伴  
一直是守卫村庄的哨兵

它是特立独行的一棵树  
此时,我和它比起来  
觉得自惭形秽  
年轻里,它已经挺立成  
村庄的一面旗帜  
而我,只是一名过客

### 月光

满地都是月光  
我奔跑在无人  
的街上  
我不停地捡拾别人的脚印  
不停地变幻着自己

心如白昼,知道我  
来去的方向  
跑过我的家了,现在  
往回走  
我希望遇到很多熟悉的人  
不管是逝去的还是活着的

月光一直给我引路  
让我能到达我该去的地方



插画 胡文光

## 在低处

(组诗)

丁显涛

### 在低处浇灌,在低处生长

在甘愿卑微的低处,一低再低  
低至不为人知的渺小  
那些默默无闻的花草,陪伴左右  
相对而视,感受来自内心的真诚和高大  
让土地蓬勃,让泪流出眼眶

我仰望它们  
就像仰望密布的星空  
就像和我的乡邻交流,流落人间的  
疾苦与高尚,春天与温暖  
被风吹动的意义

在生活的低处  
我愿弯下腰  
用汗水和泪水书写草木文字  
出版绿色人生

一边,在低处浇灌  
一边,在低处生长

### 在低处

在低处,风停止喧嚣  
草木宁静  
在低处,身躯渺小  
疆域广阔  
俯首可见遍地阳光

在低处,可以看清根的脉络与走向  
与土地的关系如此紧密  
发现那些葳蕤挺拔的,或者  
摇摆枝头拥抱阳光的  
它们其实都是  
草的近邻,土的子民

### 那些美好的事物

那些美好的事物  
与生俱来  
和我们相视一笑  
不要华丽的语言

它们匍匐于地抑或悬挂于空  
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 
就在那里安静如初,不悲不喜  
燃烧的火焰不会使血液沸腾  
剔除体内的黑暗  
树一座属于自己的神

在地生根  
在天为云  
滋润一世平淡清白

## 书卷多情似故人

李玉霞

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已两年有余,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,书籍,成了我最贴心的朋友。它们和我朝夕相处,就像我的贴心伴侣,一直陪伴着我。

身在大都市,时时想念家乡山清水秀的小城。每当我一个人走在都市街头,看见那些高楼大厦,急匆匆的行人,内心常感一片茫然。只有坐在书桌前,捧起书籍,品读那些散发墨香的文字,才渐渐将迷茫的心安顿下来。

游离的时光,寸步不停。春去夏来,朝来暮往。人至中年,多少困惑,让人欲弃还休;多少负重,让人欲弃不能!当夜色渐浓,漂浮的思绪沉浸于书中,躁动的心才安稳下来。

夜深人静,伫立窗前,望着月影划过树梢,想起月是故乡明,家是故乡亲,不禁黯然。此时此刻,唯有书,才能安顿我的灵魂;唯有书,才是我心灵安稳的栖息地。

由此,我像着了魔一样,一边努力经营生活,一边读书写作。房间里,床头边、窗台上、电脑旁,堆着各种书籍,经史子集、唐诗宋词、现代经典……既感受流传千古的古风之韵,又体悟现代名家的精华之美!

读书淘洗着我的情怀,云淡,天蓝,赋予了生活芬芳之色,就连肌肤也像着了书香之气。喜欢沉浸在文字里,寻找生活的情趣,将炊烟升腾起的杂陈五味、人生悲喜编写成文章释放抒怀。

两年来,我的文字被诸多的报刊、新媒体发表,得到读者的关注,还有诗歌作品在全国性征文比赛中幸运获奖!感念之心,无法言表!

我的爱书情结与日俱增。不再幽怨,而是为有书籍温润情怀暗暗为自己庆幸。回望来路,是书籍让我心智渐渐清明,是书籍打开了我人生另一扇窗,让我找到了更好的自己!

作家赫尔岑说,“书籍是最有耐心,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,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,它都不会抛弃你。”是的,书是我最好的朋友,任何时候,任何理由我都不会抛弃它。



插画 董昌秋